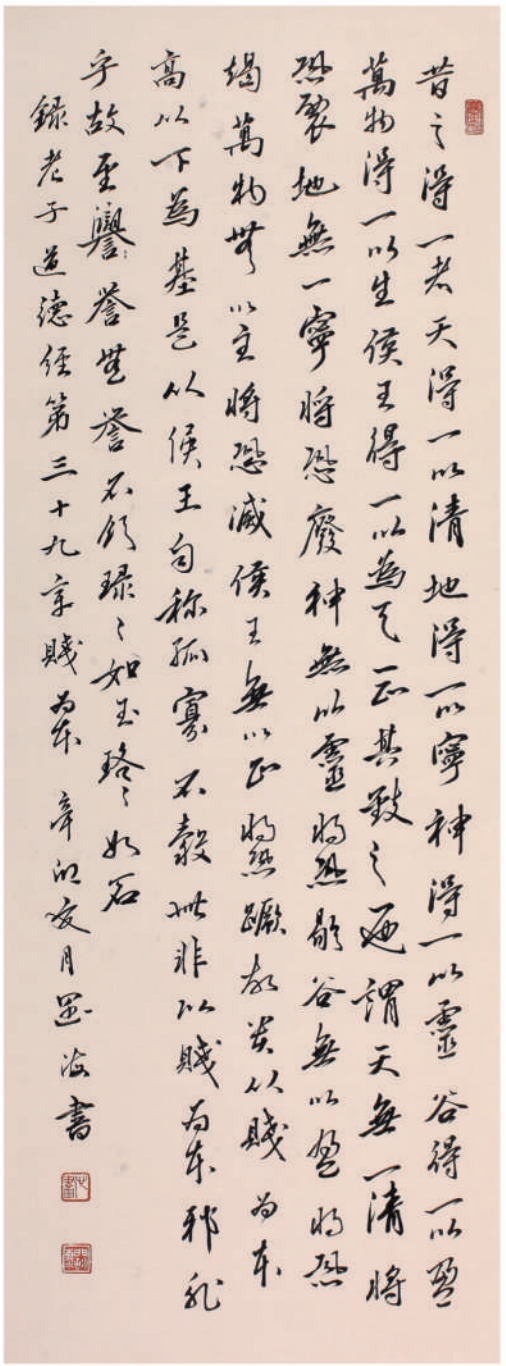
汉学为基 汉风为魂 汉画入墨 求好求新

中国新汉画艺术创造者—王阔海



心性的修炼

书法之修炼，亦心性之修炼，法度之体悟，亦须心性之体悟，书法之载道，亦心性之悟道也。故心性之修炼乃书法修炼之大要，趋妙达玄之大端，不可不修也。

心者，艺术之灵府，抑或魔鬼之存地，其性关乎于道，可参天地之根本，其质乃精神，游六和入无极，至大无其外，至小无其内，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含也。人之为人，凡圣、贤、雅、俗、真、善、美、丑、善行恶积，皆出于此。而书画从艺者，书匠大师、画家巨匠，造诣深浅亦皆出之于心哉。

人之初、性相近、修相远，凡之为凡者其修浅薄也，乃为之圣者，其修远兮。从艺者唯修其心而能开启灵府，唯修远乃能参悟于道，同天地之精神相往来，达天人合一之化境。

古人书之法度，全不可唯法而法解，更不可以形求似成，乃小道为。而应以求古人之品质，古人之文心为尚，至若点画挑钩之到位，撇、捺、横、竖之往返，提按行笔之顿挫，结字态势之奇正，聚散松紧之谋篇，而应尽入道解。以道修、入道行，日积月累，勤学苦练，细心体验，心导于笔，笔行于心，心手相应乃双畅，一点一划皆精神。终能得其古人法度、得其古文人之品质也。

当今商品经济时代，物欲横流，急功近利，人之趋俗至极也。节奏之快，前所未有，人之浮躁心亦至极也。六、七十年代，传统文化之断代，高雅文化之缺失，三俗文化之横流亦至极也。然书法之道欲得古人之品格，圣贤之文心，非修大宁静心，焉能至乎？

面对世俗的文化心态、面对日趋紧张的生存空间之竞争、面对信息时代高节奏运转的现代生活、面对都市现代消费价值观所带来的灯红酒绿的热闹场面和种种诱惑，当代书画家的心还能静下来吗？还能有“出污泥而不染”的高洁自好吗？窃以为当代社会的众生象对艺术家的影响而言是绕不过，躲不过，农耕文明孤灯清影的修行环境已不复存在，而艺术家心性修炼在当今时代就更为重要了。

余曾有言：“拿起毛笔能脱俗，放下毛笔可入俗”。能在俗于脱俗间自由往来，入俗求生存，脱俗得空灵。非长期心性修行乃不可得也。

达此境界者必须知何者为俗？何为脱俗？窃以为俗者，约定俗成也。乃人群共性之所在，为人者何人能不食人间烟火？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是也。又何人不在俗世流中存焉？盖名利、进退、得失、喜忧是也。而这一切都构成了人之倒悬之苦、构成了人之识障、智障、本真障也，持此等俗心为书、毛笔在手未免沉重，假情假意未免造作，心无定力，未免慌张，灵府不开，行笔滞呆，或一味霸悍，装腔作势，火气外露、毫无含蓄，或狗苟蝇营、小里小气，凡此种种，皆为俗心所致，故俗心者，艺心之大敌。当知尽脱于克服超越也。

夫脱俗者毛笔在手，心境却能瞬间转换，万事繁杂能人静，灵府顿开而入空，一尘不染、无私无畏，无虚荣、无名利心，无矫揉造作之态，无逞强霸悍之江湖心，确入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之大通透，大宁静、大自在之境界。其所为书定会清、闲、淡、雅、逸之境界出，天有大美而不言之妙象生，得悟禅机，玄之又玄，入众妙之门。

凡心性之修行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皆于诗文学养相关而默化，古者登高能赋者为大夫，怜风月，狎苑池、心游万仞，悲满潭壑，慷慨以任气，磊落以使才，胸中自有浩然之气存焉，欲问我才有多少，可与风云并骋驱。有此等大文心者，用於书法，定会珠落玉盘、满纸云烟，何愁文气不逮哉。

嗟乎，俗于不俗，脱于不脱，何时入、何时脱，心性修行机缘各异，盖超凡尽脱，更甚不食人间烟火者谓之仙，但人文肇始未得见。凡入俗自由，来去无踪，通透无间者，谓之神。凡心态瞬间能转换，毛笔在手既得空灵，宁静、淡泊之气者，可谓之大，而大象无形，安能小觑乎。

王阔海辛卯冬月於京华知汉斋

王阔海艺术简介

王阔海（原名王克海），1952年出生于山东招远市，1970年入伍，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国画系，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，中国画学会理事，中国工笔画学会常务理事。第二炮兵政治部创作室专职画家，国家一级美术师。全军高级职称评委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书画艺术研究院艺术委员、二炮分院副院长，中国汉画艺术研究院院长。

谁家玉笛暗飞声 69×69cm

渭水徜徉图 69×138cm